人文齐鲁

裹足，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正随着岁月的更迭逐步走向消亡。如今裹过足的妇女，至少已年过八十。随着岁月的逝去，她们慢慢地离开这个世界，当年曾遍及全国的小脚，现在逐渐变成“凤毛麟角”了。为了留住最后一代小脚老太的影像资料，笔者走进山乡陌里，寻访鲁南大地上最后的小脚老太，用笔和镜头记录她们的生活。

寻访鲁南山村最后的小脚老太

文·图/李海流

据史料记载，中国女人开始裹足源于1000年前的南唐，当时南唐后主李煜的宫娥用帛裹足，弯曲成“新月”状，舞于金制莲花上，深得李煜和达官贵人的喜爱，后人就用“金莲”形容妇女的小脚。从此以后，裹足之风在封建统治者的倡导下，代代相沿，愈演愈烈。100年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就号召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一些思想开放的进步人士接受了新思想，开始剪掉辫子，扔掉裹脚布，但在一些偏远的农村，直到上世纪40年代，裹足风俗才逐步消失。

如今，人们只有在偏远的山乡农村，从八九十岁的老奶奶身上，才能看到裹足这一“历史遗存”的真面目。为了留住历史的记忆，见证小脚老太的生活状况，笔者走进偏远的山村，寻访鲁南大地最后的小脚老太，用笔和镜头记录最后一代小脚老太的生活。

在枣庄山亭养子峪，全村的小脚老太还有6人，她们年龄最小的已经78岁，最大的已经92岁，她们是这个乡村最后一代“三寸金莲”，也是鲁南最后一代小脚老太的代表。她们的脚有的不足二十厘米，可谓三寸金莲；有的稍大，是处在裹足与放足的过渡期，被称为“解放脚”。

我首先来到了89岁的王奶奶家，老太太虽然年事已高，但生活还能自理，一双小脚格外引人注意。笔者说明来意后，她的儿媳妇帮助老人把裹脚布解开，打来一盆热水帮助老人洗脚。王奶奶的脚骨整体向下弯曲，没有脚板，只有脚趾和脚跟，四根趾骨向拇趾骨嵌靠，使拇趾成为一个尖头，整体脚骨伤残呈直角三角形，惨不忍睹。

说起王奶奶的裹足经历，她那张历经风霜的面庞上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腼腆的老人痛苦地回忆说：在她刚刚记事时，母亲第一次给她裹足时是先将她的脚洗净擦干，用明矾抹在脚丫、脚面和脚底板上，防止裹足后脚上皮肉发炎。然后，母亲用一只手抓紧脚的前后两端，向脚底心弯曲，一手用裹脚布前后左右上下将脚裹紧包严。为防止她疼得受不了偷撕裹脚布，母亲还用麻线将裹好的脚布密密地缝绞起来，再用小小的麻布袜套将脚套起来。脚套很紧，有时套不上去，就用筷子撬着硬套上去。这时她疼得大哭起来，母亲是过来人，虽然心里流泪，但还得咬牙狠心地说：“脚不包，嫁不掉！”任凭她怎样哭喊，母亲也不能发慈悲，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将女儿养育成人的一条必经之路。

老照片里的清末小脚女人。

王奶奶说到这里，言语有些沉重，她接下来告诉笔者，裹脚要经过3年时间，小脚才基本定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一双小脚被裹脚布紧紧缠住，昼夜不松，每日早晚还要各紧一次。一年后，脚趾骨个个骨折筋挛，皮肉溃烂，脓血淋漓，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在她裹脚的头3年，脚基本上不能走路，如果勉强走几步，每走一步都疼得万针穿心，以致只能扶着墙壁和家具挪步，甚至横行挪步。在鲁南有一句谚语：“小脚摇一摇，眼泪几大瓢”。“摇一摇”，指小脚女人走路不稳，两边摇晃，因此裹足开始两年的小女孩整天坐在小凳子上或床上。3年后，为了防止人长脚也长，还要继续裹脚，但不放明矾了，也不用再套袜套了。到了20岁以后，脚骨已经定型，虽然脚不会再长大了，但还是要裹；一是不裹走路反而疼，二是小脚是病态的残疾，血流不畅，冬天冷时，裹脚能够御寒。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个歇后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裹脚布究竟有多长？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到了居住在村东的李奶奶家。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李奶奶解放前是邻村地主的女儿，可谓“大家闺秀”。她做的女工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好，她做的绣花鞋曾让全村人羡慕不已。我来到她家时，她正在纳鞋垫。可以想象，小脚女人长大成人后穿着精美的绣花鞋，不能下地干活，不能挑担子，她们日常在家里干什么？李奶奶回忆说，她的祖母整天坐在家里拆破布、糊鞋靠子、纳布鞋底、打草鞋、捻麻……长年累月足不出户。她的母亲则整天在家洗衣缝补、围着锅台转、料理家务。她自己长大了，又继续走祖母、母亲的痛苦而漫长的蹒跚之路，这就是李奶奶家三代小脚女人的全部生活内容和生命价值。

千百年来，缠足一直桎梏着中国妇女的精神和肉体，社会发展到今天，文明让这些小脚女人只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后印证。小脚老太们一生忍受着漫长而锥心裂骨的疼痛，备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只是为了不让双脚自然生长，以求一双越小越好的三寸金莲，将来能找个好婆家。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无法想象，旧社会中国妇女判断自己是否美丽，其最主要的标准并不是拥有美丽的容貌、动人的身材，而是自己的脚是三寸的“金莲”、四寸的“银莲”，还是四寸以上的“铁莲”。

“三寸金莲”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崇尚“小脚美”的病态追求，每个小脚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她们用“小脚”从半封建社会走到如今高度发达的21世纪，每个人都是一个传奇。随着岁月的逝去，她们慢慢地离开这个世界，健在的也逐渐成为“凤毛麟角”了。回溯历史，她们用自己的“小脚”走进人类文明史；展望未来，她们将用“小脚”走进历史的“博物馆”……

李奶奶在给鞋垫绣花。

裹过的小脚就长成这样子。

三寸金莲神

10厘米绣花鞋

❖刊前絮语

残忍何以成为流行

◎王慧

本期“人文齐鲁”有两个版面涉及到了女人小脚，李海流《寻访鲁南山村最后的小脚老太》记述了鲁南山村最后一代“三寸金莲”的小脚往事，马瑞芳“金瓶梅风物铭”则从小脚、睡鞋入手，剖析了《金瓶梅》中潘金莲与宋蕙莲这对主仆的争风吃醋。前者为我们回顾了现存的这些小脚老太在当初裹足时所经历的剧痛与残忍，后者则为我们展现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妇女是怎样视一对小脚为美，男人又如何爱它成痴，中国特有的病态文化从这两篇文章中可窥一斑。

在《寻访鲁南山村最后的小脚老太》中，作者所采访的89岁的王奶奶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当初缠足时的经历，“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一双小脚被裹脚布紧紧缠住，昼夜不松，每日早晚还要各紧一次。一年后，脚趾骨个个骨折筋挛，皮肉溃烂，脓血淋漓，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看到此段文字，我的心忍不住地抽紧了，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这是何等的痛苦，而对于亲手给她缠足的母亲来说，又是何等的残忍。而这种残忍持续了上千年，竟至于人人以它为美！这是为什么？说来似乎极其简单与可笑，就为了取悦男人！

男人的病态审美建立在对女性身心的极大摧残之上，而女性甘愿受之，并且到最后比男人还要维护它，这是怎样扭曲的一种文化啊！

小时候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仅有玩味之意，而今读到“斫(zhuó)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几句时，就感觉这岂止是对梅，简直也是对人嘛！中国的病态文化对人对物竟如此如出一辙！

马瑞芳教授在“金瓶梅风物铭”里说“那时女人比脚大小，像现今选美比胸围”。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过去的中国女人拼命将脚缠小，而今又有多少时髦女子不顾性命拼命将胸隆大呢。小脚是病态的，胸大未必就是健康的，割开皮肤塞进一堆硅胶何尝不是一种残忍。胸大为美也应是适度的。从古至今审美的最高标准就是和谐的浑然天成，天然的让谁都舒服的美才是美。可惜迄今小脚已近绝迹，而隆胸者依然不绝，徒唤奈何！

□编辑:王慧　□美编:罗强